



东方的女儿

贝·布托自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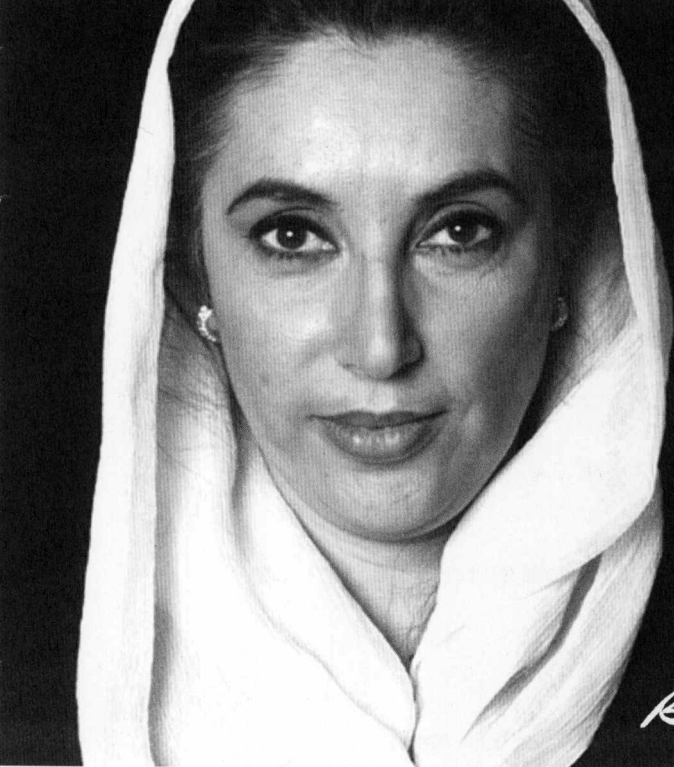
Daughter of the East

[巴基斯坦]贝娜齐尔·布托 著

江亦丽 皋锋 王正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Benazir Bhutto

[巴基斯坦]贝娜齐尔·布托 著

江亦丽 皋锋 王正 译

东方的女儿

贝·布托自传

Daughter of the East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①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的女儿:贝·布托自传/(巴基)布托(Bhutto, B.)著;江亦丽,皋锋,王正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1 (2008.1 重印)
(译林传记译丛)
ISBN 978-7-5447-0477-9

I. 东… II. ①布… ②江… ③皋… ④王… III. 布托, B-传记
IV. K833.53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202121号

DAUGHTER OF THE EAST

Copyright © Benazir Bhutto, 1988, 2007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Wylie Agency

(UK) LT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8-001 号

书 名 东方的女儿:贝·布托自传
作 者 [巴基斯坦]贝·布托
译 者 江亦丽 皋 锋 王 正
责任编辑 李瑞华
原文出版 Simon & Schuster, 2007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 47 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7.5
插 页 10
字 数 346 千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477-9
定 价 29.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她出生于名声显赫的布托家族，父亲阿里·布托是巴基斯坦首位民选总理。

她从小聪慧过人，极受父亲宠爱，被作为继承人精心栽培。

她16岁就考入哈佛大学，后又进入牛津大学深造。

1977年，时任总理的父亲被军事政变推翻，她与家人被捕入狱。

1979年，父亲遭绞刑处决，她对自己说：“我不会停下来。”

1984年，她出狱后前往英国，成为其父创立的巴基斯坦人民党的流亡领袖。

1988年，她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女总理，以其高调和魅力被誉为“铁蝴蝶”。

1988—1996年，她两度当选巴基斯坦总理，两次被解散政府，期间9次被软禁或入狱。

1999年起，她流亡海外，仍积极与各种在野势力接触，为回国参选做准备。

2007年10月18日，结束流亡生涯回国的第一天，她的车队就遭受了自杀式炸弹袭击。

2007年12月27日，在竞选集会上遇刺，结束了她短暂而辉煌的一生。

“东方之女”——贝·布托，终年54岁。

有太多的人付出了太多的牺牲，还有更多的人在期盼。他们把我看成是自由的希望，希望我来阻止争斗。我想起马丁·路德·金的话：“我们对重大事件沉默之日，即是我们的生命结束之时。”我把信仰交给真主，把命运交给人民。

——贝·布托

责任编辑：李瑞华

封面设计：韦 枫

封面图片来源：东方IC

献给比拉瓦尔、巴赫特瓦和阿希法，
以及巴基斯坦的所有孩子们

中文版序

我很高兴地得知几位在巴基斯坦工作的中国朋友已经把我的自传译成中文，由此我得以触及世界上十多亿勤劳奋进的人民——中国人民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经济变革，中国也正在成长为一个世界大国。

我属于新一代的南亚人，为自己的传统和文化深感骄傲，迫切希望把我们的人民从压迫和剥削中解放出来。

七十多年前，我的祖父沙·纳瓦兹·布托爵士成功地将穆斯林居住的信德从印度教徒占多数的英属印度孟买省分离出来，由此奠定了巴基斯坦建国的基础。我的父亲沙希德·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曾出任国家的总统和首任民选总理，他为自己信奉的价值和理念献出了生命。他还为巴基斯坦和中国的战略关系开辟了先河。

我现在是巴基斯坦人民党主席，我们的党在以往多次自由公正的大选中都赢得了最多的选民票数。我父亲一手建立了人民党，使得沉默受压的民众通过党第一次道出了自己的心声。他奋斗不息，一心要把劳苦大众从贫困、饥饿、无知和失业中解脱出来。

父亲深信思想是永恒的，于是他给予人民新的思想。父亲宁死也不丧失气节，他昂首走向绞架，直到今天还活在人民的心里。

让我引以为豪的是,我继承了烈士父亲为自由、公正、平等而战的信念。

我的生活反映了过去五十年来巴基斯坦历史的变迁。

冥冥中我坚信,事物千变万化,真理永恒不灭。当初谁能想到柏林墙倒塌,种族隔离终结?时光不会常驻,事物不会静止,这个信念伴随我一生,这个信念也让我对祖国的未来充满希望。

我流亡海外达八年之久。在这些流亡岁月中,我作为母亲单身一人抚养着年幼的孩子,应对巴基斯坦国内外的官司,领导着国家最大的一个政党。有时候我也在想,是什么支撑我经受了这些甘苦与风雨。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我从没有放弃过梦想。

我梦想有一个世界,那里充满和平与和谐,没有恐惧,没有对种族、肤色和信仰的歧视。我梦想有一个世界,在那里我们广大人民将构建出比昨天更加美好的明天。

谨以我的自传献给这个梦想。

Buqar Blunt

2007 年 12 月

新版序言

不是我选择了此生,而是此生选择了我。

生于巴基斯坦,我的生命折射了她的动荡、悲情和胜利。

巴基斯坦再一次处于国际社会的聚光灯下,恐怖主义分子假借伊斯兰教之名威胁着她的稳定,但民主的力量始终相信,通过推行自由可以铲除恐怖主义。

巴基斯坦不是一个平凡的国家,我的生活也从不平静。我的父亲、两个弟弟先后被杀害;我的母亲、丈夫,还有我本人都坐过大牢,后来我还长期流亡海外。然而,尽管有这些苦难与悲伤,我仍然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感谢真主的保佑,让我突破传统,成为伊斯兰国家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总理。那场选举成为穆斯林世界争论的焦点——女人在伊斯兰教中到底应该怎样定位。选举结果证明,一个穆斯林女性可以被选为总理,可以管理一个国家,可以同时被男女民众接受为国家领袖。我对巴基斯坦人民充满感激,是他们给了我巨大的荣耀。

现代主义者与极端主义者的交锋仍在继续,但自从我 1988 年 12 月 2 日宣誓就任总理以来,穆斯林世界的女性同胞们已经在大步前进。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少数人被赋予改变社会发展进程的重任:把一个

刚刚起步的国家带进现代社会,打破对女性的偏见,给从来没有过希望的人们带来希望。

如果命运可以任我选择,这样的生活不见得是我的首选,但它确实充满机遇、责任和成就。我冥冥中感到,未来还将充满更多的挑战,无论是我的祖国还是我个人,但我们将勇敢面对。

二十年回首,往事如烟。父亲被杀害,我自己遭囚禁,但是继承父亲衣钵的重任压在肩头。我本不指望追求个人的幸福,也不奢望爱情、婚姻和生儿育女。就像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饱受牢狱之苦、终身未嫁,我原来也以为我将孤守一生。然而,命运打破了这些狭隘的预想,我在婚姻里得到了快乐和满足,尽管周遭的环境困顿艰险。我丈夫十九年来始终和我站在一起,和我相濡以沫,我为他的勇气和忠诚感到骄傲。这些年来,他要么住在总理府,要么蹲在大牢,被当成挟持我事业的人质。尽管相距遥远,尽管挑拨离间的阴谋不断,我们之间的感情反而更加牢不可破。

是的,生活并不如我所预料,但我不愿与历史上的任何一位女性交换位置。

我是一个为自己的文化和宗教自豪的女人。我觉得有责任让人们了解真正的伊斯兰教:恐怖主义所劫持的宗教与真正的伊斯兰教格格不入,真正的伊斯兰教主张宽容与多元。我知道我是所谓“圣战者”、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最惧怕的符号。作为一个女政治家,我一直为巴基斯坦的现代化、教育普及、对外交往与科技进步不懈奋斗。我坚信,一个民主的巴基斯坦能够成为全世界十多亿穆斯林的希望,指引他们在倒退与进步之间作出选择。

我投身政治斗争始终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要争取自由民主与社

会公正。毫无疑问,这些价值观值得为之流血奋斗。而我也相信从事这项事业对我更具有挑战性,因为我是一个女人。当今社会做一个女人很不容易。不论在什么地方,女性依然需要比男性付出更多,才能证明自己并不差——我们必须工作更多的时间,作出更大的牺牲。与此同时,我们还要从情感上自我保护,很多不公平甚至恶毒的攻击施加到我们的男性家属身上,试图通过他们迫使我们屈服,我们要经得住伤害。我为这些行为感到可悲,今天竟然还有很多人认为男人是一家之主,通过对男人施压就可以向他的女人施压。

现实就是这样,我们必须有所准备,不要抱怨双重标准,要去战胜它们。我们必须勇敢应对,即使这意味着与男人相比要付出双倍的时间和努力。在此我要感谢我的母亲,是她告诉我,怀孕仅仅是生命的一个生理状态,不应该打断正常的生活规律。按她的话去做,我在怀孕期间几乎忘记了所有生理上的不适和情绪上的烦恼。然而我还是看到,一桩家庭琐事被炒作成了一个引发激烈议论的政治话题。从军方总部到报纸社论,谁都不愿放过。看到这些,我对怀孕的细节秘而不宣。幸运的是,我得到了弗莱蒂·赛特纳医生的精心照料,而对于我的赴诊情况,他守口如瓶。

我现在有三个可爱的孩子,比拉瓦尔、巴赫特瓦和阿希法,他们给我带来了快乐和骄傲。当我1988年怀上第一个孩子比拉瓦尔的时候,军事独裁者解散了议会,宣布要举行大选。他们以为一个怀孕的女人不可能参加竞选。他们错了,我能做到,而且我做到了。1988年9月21日,比拉瓦尔降生,过后没几天我就参加大选并且赢得了胜利。比拉瓦尔的降生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赢得大选又增添了另外一段,尽管有人预言说一个女性穆斯林不可能赢得民众的思想和灵魂。

出任总理没多久,母亲劝我“抓紧时间再要一个孩子”。她相信作为母

亲必须在持家和承担其他责任之前赶紧要小孩。我听从了她的建议。

当我第二次怀孕还是秘密的时候，军队的将领们要我去锡亚琴冰川，在全国海拔最高点上听取军事汇报。巴基斯坦和印度为了锡亚琴在 1997 年险些爆发战争，1999 年再度因此剑拔弩张。我很担心冰川峰顶缺氧会对胎儿带来不利影响。我的医生向我保证没有问题，他解释说，缺氧首先会影响到母亲，这时候你可以带上氧气罩，胎儿就安然无恙了。尽管如此，我走得还是战战兢兢。

士兵们看到他们的总理来到锡亚琴冰峰之上，士气大振。那里是一番壮观的景象，四周全是皑皑冰雪，与远天相接，浑然一色。万籁俱寂，只有雪峰矗立，让人感受到天堂里的静谧。隔界相望，印军哨所若隐若现，提醒我们不要被和平的表象蒙骗。

反对党得知我怀孕了，一下子炸开了锅。他们呼吁总统和军队把我赶下台，理由是巴基斯坦政府容不得一个休产假的孕妇总理。他们说生孩子期间将不能履行职责，因而会使政府陷于无可挽回的瘫痪。按他们的说法，这是违反宪法的。他们向总统施压，要求军方支持，准备罢黜总理，成立过渡政府举行大选。

我驳斥了反对派的说法，据理力争。有关职业女性的法律写有生育小孩的条款（是我父亲把职业妇女享有产假权写进法律的）。我申辩说，这个法律也同样适用于总理。我的政府阁员都和我站在一起，认为当一名男性领导人出现身体不适时，就不会引发宪法危机，同样，一名女性领导人稍有身体不便也不应该成为大肆攻击的靶子。

反对派不肯罢休，他们策划罢工运动以便向总统施压，要求解散政府。这时我必须有所应对。父亲曾教导我，在政治上，时机非常重要。经过咨询医生，我知道孩子已经满期。经他同意，我决定剖腹产——时间就选

在反对派要举行罢工的前一天晚上。

我要打破人们的思维定势,要让人们知道怀孕不会影响女人的工作。所以尽管身怀六甲,我还是照常拼命地工作,甚至比男总理更卖力。接近临产时,我在首都主持了一次内阁会议,然后直飞卡拉奇。第二天我醒得很早,坐上一位朋友的小车向医院驶去。

这确实是一辆“小”车,与我平常乘坐的奔驰公务车相差甚远。出门的时候,执勤的警察都没看它第二眼,他们专注于进入我家院门的车辆而不是驶出的车辆。

我们急速赶往医院,我的心开始怦怦直跳。赛特纳医生已经在医院等我们。我走出车门,医护人员们一脸惊奇。我知道消息很快就会通过手机或者呼机传开(巴基斯坦是南亚和中东地区第一个开始使用手机的国家)。我迅速穿过走廊,走进了手术室。丈夫和母亲也将马上赶到,之前我们都商量好了。我从麻醉中慢慢苏醒,感觉躺在手推车上,从手术室进到私人病房。“是个女孩。”我听到了丈夫的声音,接着我又看到了母亲的微笑。我给女儿起名叫“巴赫特瓦”,意思是“带来好运”。真的很灵验,罢工不了了之,反对派的计划破产了。

成千上万的贺电从世界各地发来,不管是政府首脑还是平民百姓都给我写信,共享欢乐。这对于广大年轻女性来说尤其是个重大时刻,证明了一个女人可以生育小孩同时不影响工作,即使处在充满挑战的领导岗位。第二天我就开始工作,阅读政府报告,签署政府文件。后来我才了解到,我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个边工作边生小孩的政府首脑。既然如此,以后的女总理们也不必把它看成是不可逾越的障碍,要大胆地去冲破它。

巴赫特瓦生于1990年1月。七个月之后的8月6日,总统违背民主

解散了我的政府，那时候国际社会的注意力聚集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上，无暇顾及巴基斯坦。我的丈夫被逮捕，母亲劝我把孩子们送到国外去。与孩子们分离无疑像揪心一样疼痛。那时候比拉瓦尔才两岁，巴赫特瓦还不到一岁。我的妹妹住在伦敦，愿意照看他们。我的公公婆婆也来帮忙，不顾一把年纪搬到了伦敦。在家里我连连做噩梦，听到孩子们在哭着要妈妈。我经常给妹妹打电话询问孩子们的情况，她告诉我不要担心，但是梦魇还是挥之不去。

政府被解散后，港口城市卡拉奇一片混乱，陷入无政府状态。恐怖活动猖獗，无辜的平民遭到屠杀，惨死在公交车上，在家门口，甚至在办公室里。我知道孩子们住在伦敦相对更安全，但我仍然夜不能寐，时常被噩梦惊醒。

我和母亲大部分时间住在首都伊斯兰堡。我丈夫在 1990 年当选议员，现在只要议会一开会，他就被当局软禁在家。我向丈夫和母亲倾诉，跟孩子们分离对我是多么大的折磨。我觉得是我抛弃了他们，我担心他们的心智成长会因此受到负面影响。

1991 年，比拉瓦尔开始在伦敦女王门区上幼儿园。巴赫特瓦这时才一岁。我突然想，把这个小不点安全地藏在巴基斯坦的家中应该没有问题。于是我径直飞往伦敦，迫不及待地奔向妹妹的公寓。刚到门口，就听到女儿在哭，正是我在梦里听到的哭声。我急忙把她抱进怀里，又拉过儿子。“我决定把巴赫特瓦带走。”我告诉妹妹。她立刻舒了一口气说：“我本来不想让你担心的，这孩子一直哭了好几个月了。”

无需言语，两个孩子好像都已经知道要发生什么了。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时的场景，比拉瓦尔穿着白衬衫、蓝条裤、白袜子、小黑鞋，呆呆地站在走廊上，背靠着墙，棕色的眼神充满悲伤，茫然、默默地望着我。没有

哪个母亲忍心把两岁的儿子丢下不管，也没有哪个孩子能想到母亲会带走另一个孩子却把他丢下。

把巴赫特瓦抱在怀里，我驱车直奔希斯罗机场。她在我的怀中安静无声。我带着她登上了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九个多小时的航程，巴赫特瓦一声都没有哭，她把小脸埋在我的肩上，酣然而睡。巴基斯坦有名的音乐艺术家诺吉汗女士当时坐在我的身旁，她看到小不点这么乖，觉得很惊奇，对我说：“我在飞机上从来没见过这么安静的小孩。”

公公婆婆决定仍然留在伦敦，帮我妹妹照顾比拉瓦尔。让我稍感宽慰的是比拉瓦尔有家人陪伴，可以在海德公园散步，喂鸭子和松鼠，这些能暂时转移他的注意力。

1990年人民党政府被解散，我又重新参加竞选活动，还要经受与孩子们分离的煎熬，应付当局对人民党和我家人的迫害。我心力交瘁，瘦了很多。1992年春天，我发现自己怀上了另一个孩子，我们的家庭在扩大，这带给我极大的快乐。然而这时候国家局势动荡，当局在卡拉奇展开了军事行动。少数族裔政党统一民族运动党(MQM)挑起血腥事端，谢里夫政府指控该党蓄谋分裂国家、妄图建立一个所谓“真纳普尔”的独立国家。军方公布了图谋中的“真纳普尔”国地图，随即开始了军事镇压。大多数国民已经厌倦了社会争斗和流血冲突，统一民族运动党国中之国的图谋不会得逞。

军队的坦克开上街道，推倒MQM设置的层层栅门，解救出被封锁的民众，然而这时候巴基斯坦却陷入了更深的危机。谢里夫总理迷信沙特式的政治体系，想把巴基斯坦变成神权国家，强迫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强化神权统治。我的政党在参议院中坚决抵制这项法案，但抗争的时间所剩

无几。因为到 1994 年，谢里夫将在参议院取得多数，那时候他会把巴基斯坦“伊斯兰化”。

大所数人民反对把巴基斯坦变成神权国家，人民坚守国父真纳的世俗理念。然而军队中的强大势力支持谢里夫，也正是因为他们的支持，谢里夫才在国民议会中得到三分之二的多数席位。

当局在财政政策上玩忽职守，给普通民众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灾难。停电现象在人民党执政期间早已消除，而今重新上演。腐败丑闻充斥报纸头条。印度孟买爆炸案使印巴关系急剧恶化，印度把爆炸袭击归咎于巴基斯坦。1993 年纽约世贸大厦首次遭到袭击，巴基斯坦又差一点被列为恐怖主义国家。

这样，在野党各派坐到了一起，成立了一个大联盟“巴基斯坦民主联盟”，并且号召在 1992 年 11 月 18 日举行一次抗议集会。

那时的我非常瘦，没有人以为我就要生小孩。尽管体重下降——也许正因为体重下降，我感觉健康而精力充沛。我的力量被抗议号召再次激发。全国人民都纷纷响应，各地的大篷车已经就绪，准备向拉瓦尔品第进发，向当局展示人民的力量。运动的目标是恢复民主、停止神权和解决民生问题。

在抗议运动的头一天，我获悉政府将动用武力阻止集会。“这说明政府会使用催泪弹。”我对政治秘书纳西德·汗说。我开始担心腹中的胎儿。纳西德找来了护目镜。有人答应给我们准备防毒面具，跟军队用的那种一样，但第二天他们根本就没露面。我们只好随身带上湿毛巾。夜里，一大群人把我家的房子围了起来。第二天早晨我们起床后发现，一道铁丝网栅栏立在房子周围。当我和党的其他领导走出前门的时候，棍棒迎面而来。党员们爬过铁丝网来奋力保护我，遭到野蛮殴打。

我们中一少部分人奋力穿过铁丝网，找到一辆车，从伊斯兰堡立即赶往拉瓦尔品第。途中我们不时地遭遇搜索的警车，因此不得不缓慢行驶，而且要把头埋起来，以防被发现。忽然我们的面包车挂到了铁丝网路障，动弹不得。我们发现旁边封住的道路上有几辆车，便向其中的一辆吉普车打招呼，车主很同情我们，把车给了我们。最终，穆斯林联盟（伽西姆派）领导人马利克·伽西姆，空军司令阿斯噶尔·汗，现任外长卡苏里，我的政治秘书纳西德·汗，她的丈夫萨夫达尔·阿巴西参议员，还有我的安全官穆纳瓦尔·苏拉瓦尔迪（2004年遇刺身亡），我们七人一起上了这辆吉普车。

幸好铁丝网路障只架设在伊斯兰堡一带。我们的吉普车一进入拉瓦尔品第狭窄的街道，人民就欢呼沸腾起来。他们开始聚集到我们车子周围，高喊口号。我们一路来到里亚卡特·巴格公园，这里是集会地点。

后来警察告诉我，他们之前接到报告说我出现在拉瓦尔品第，一开始他们对此嗤之以鼻，置之不理。但是随后几分钟里无数相同的电话打来，他们开始当真了，决定亲自来查看个究竟。事实证明这些报告都是真的。于是，一场疯狂的追捕在拉瓦尔品第的街道上展开。我们这辆孤零零的吉普车遭到来自各个方向的催泪弹袭击。一时间警笛大作，混乱一片，整个场景就像007的电影，或者说更像印度宝莱坞的电影。

群众拥到警车和我们的吉普车之间，阻挡警察追击。警察发射催泪弹，还跳下车来用棍棒驱赶人群。催泪弹爆炸，烟雾翻腾，我们就改变方向或者越过人行道驶上另外一条街道。群众为我们欢呼，口号响彻天空。越来越多的警察赶来增援，每条道路都被警车封锁了。现在警察们径直向汽车挡风玻璃发射催泪弹，目标直指我们。挡风玻璃碎了，最终我们的司机受不了了，他踩住刹车，跳下车去，不见了踪影。警察包围了车子，把我们全都逮捕了。后来，我们还是被释放了，这次活动给当局者造成重创。